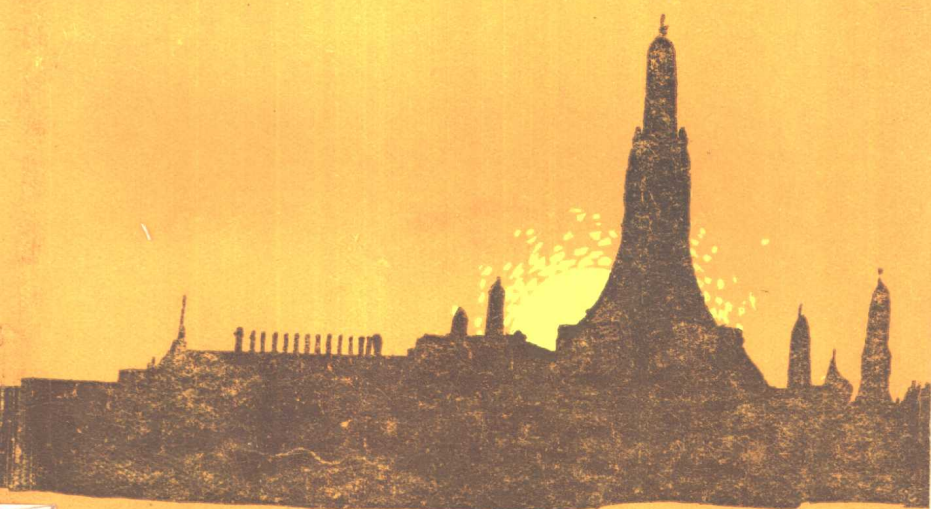


夕阳西下 中

(泰) 吉莎娜·阿索信

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夕 阳 西 下

(中)

[泰] 吉莎娜·阿索信 著

燕 民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เรื่อง ตะวันตกดิน
โดย กฤษณา อโศกสิน
พิมพ์ครั้งที่สอง สิงหาคม ๒๕๑๖
จัดพิมพ์โดยสำนักพิมพ์ประพันธ์สาส์น

夕 阳 西 下
XIYANG XI XIA

(中)

〔泰〕吉莎娜·阿索信 著
谦 谦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)

国营五二三厂排版

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10印张 229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8,600册

ISBN7-5600-0171-8/I·7 定价: 2.05元

四十四

索拉万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接待室走去。

其实，他应该觉得身轻如飘。然而，令人奇怪的是，刚才的亲吻却不能使他产生一丝的欢娱。

他似乎不是出于男女之间的情爱才吻了薇图，而仿佛是一种义务，必须得吻她，得为她解除痛苦。

但是，从她那里沾染的淡淡的脂粉香气，直到此刻仍未消散。

索拉万回到接待室里的那个房间，仰卧在床上，两眼望着灯光映照的粉黄色天花板，脑子里回想着周围的各种人物，不禁觉得有趣和好笑。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有的人为什么会那样？有的人为什么会这样？他给自己做出的解答并不全面。因为，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推其果而溯其因，而某些“因”看来似乎很简单，它的背后却往往隐藏着应该进一步推究的细情。

他无法合眼。每一合眼，不是这个人的形象就是那个人的影子闪现出来。他也在为自己的工作问题而忧虑着。乃维斯一死，他便一落千丈。现在有人想拉他一把，他正等待着新的机遇。

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呢？他处在思绪纷乱中，仿佛耳畔还响着薇图表示信赖的话语。

有时，他也觉得薇图那种做法太愚蠢。

但有时他又赞许薇图的魄力。别人不愿做的事情，她竟然也做得出来。

那么他呢，他能不能也象薇图那样做呢？

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能。因为傍晚“乃”仅仅脸色有些不高兴，他就已经吓得胆战心惊了。

只不过他不愿让别人看出他的弱点，才没有把自己的忧虑流露出来而已。

此刻，他正想到“乃”！

索拉万胡思乱想了一个多钟头才睡去。他睡得很熟，直到阳光从窗幔的缝隙钻进来，照到了脸上的某个部位，他才起床，就在接待室的卫生间里盥洗装束停当。

莎维加独自在草坪上散闷，一见索拉万，就举起手来一拜。待索拉万来到跟前，她说道：

“真对不起啊，昨晚叫你见笑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儿，人哪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那么心情愉快呢。再说，不愉快的原因大家都看见了。”

莎维加的脸色黯淡下来。

“是我自己不对。”她声音低沉地说。

“夜里坤查纳打个电话来问过没有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我睡得死死的，一直睡到天光大亮。起来就觉得少了点儿什么事儿，原来没有斋僧。”

莎维加的花容已经现出了憔悴的痕迹，尤其那双忧伤的眼睛和那张缺乏喜色的脸。

“我看你是忧虑‘乃’的事情。”

“有什么可忧虑的？”莎维加反问了一句，以此表明她并不是为那件事而忧心忡忡。

“你曾经是他的上宾。”

“就是现在我也是他的上宾啊。昨天晚上他是因为别的事情不痛快，就撒起疯来——我说他是撒疯。就连那个莱通，他

也没怎么厚待。说起莱通来，她还不如我真心实意呢。那小娘儿们背地里经常骂他，从来没说过他好，总议论他那些短处，我可从来没有象她那样过……”

莎维加长篇大论地说着。索拉万不知道她是否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得意，但却看得出她想竭力说明自己并未失宠。

“我可不能那样自我作贱，去跟她一个小孩子家争风吃醋的……”

索拉万听了真想放声大笑。其实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讲，莎维加都没有资格自己讲这些事。

相反，她倒应该讳莫如深。

“我正想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去呢。”莎维加的语声表明她已经心劳神疲到了极点。“坤索你说我还应该依靠他不？”

“太应该了，非常应该！”索拉万肯定地回答。“我自己也是依靠他的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得依靠他。”

“坤图还没醒，可能昨晚失眠了。”莎维加喃喃地说，又问索拉万道：“你经常在接待室留宿吗？”

索拉万脸色有些不自然。

“以前坤维斯还在的时候，我住在楼上的房里。但是现在，要住的话，就应该住在接待室。”

莎维加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心事啊，是吧？”

“因为我们的年岁正进入惑乱时期嘛，已经有了的东西要保住它，还没有的东西要想方设法叫它都有了，人生的重心就在这个时期……我呀，原来有的现在情形也很不妙了，原来就没有、想叫它有的也还远着呢。看来，都很难指望啊……”

“什么是你想要有的呢？”莎维加望着索拉万的脸，认真地问。

“职位、幸福……”

“尽我所见，觉得你也不比别人差什么呀……”

“但并不怎么强。”

“这就要继续努力喽。至于幸福吗，你在这些女士堆儿里肯定是找不到的。‘幸福’这个词儿含义很广，有了职位，却没有幸福也是可能的。我想问你一句话，坤索，你怎么还不谈恋爱啊？其实……”莎维加向四周看了看，见没有别人，就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其实，如果你不多虑，坤图就挺不错的嘛！”

索拉万觉得脸上唰地一热。莎维加又接着说道：

“相处也久了，心地、性情也都这么了解，要在一起生活大概也没啥关系的。坤图要是找你这么个人，可比找别人强多啦！”

“你这么讲，可真叫我太难堪了。”索拉万说这句话的同时，昨夜的情景就在眼前嘲弄着他。

“坤图呀，我看她那样子很喜欢你的……”

“那可犯忌讳。”索拉万难堪地说。

“什么……犯忌讳？”莎维加马上反问了一句，然后又点头说道：“倒也是，可能有点儿犯忌讳。不过，只要你乐意，有什么好在乎的！连坤图也一样，她要是喜欢你，大概也不会在乎。”

“我还来不及想这事儿，”索拉万掩饰说，“现在光为工作的事还愁不过来呢，上司正用减少差事的办法刁难我。”

“那更好啊！都舒服死了，谁不愿意少干点儿事儿啊。”

索拉万轻轻一笑。

“坤莎维加还不明白，减少差事或不给差事，这是整手下人的一种手段，不动声色，最厉害啦。”

“原来是那样啊！”

“你想想看吧，没什么差事可干，到年终拿什么成绩去报功啊？”

“哦……这倒是。我没工作过，不懂这些事。”

“要想年终报功多得点儿酬劳的人，只有竭力多做工作。不干什么事儿，而酬却多于劳的人也有，但那毕竟于心有愧呀。”

“他们不知道吗，你有才干？”

“才干哪，还是别提它为好。只要上司稍不高兴，一个人的才干也许无形中就被埋没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跟‘乃’讲讲，让他知道知道啊？总这样不吭声儿，进一步退两步的，什么时候才是了呢？”

“我不想那么急。坤薇图已经给我使把劲儿了，看样子，我的工作情况似乎好了一点儿了。”

“才好了一点儿可不行啊！要好，就要一跃把别人都超过去才行，一步一步儿地往前挪可受不了，慢死啦！”莎维加停了一会儿，又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这样啊……”

“怎样啊？”

莎维加诡秘地一笑。

“你也知道‘乃’是个怪人……轻易上手的女人他并不喜欢……因为他觉得那样没啥意思，也不怎么称心。他喜欢争夺来的，要看到另一个男人受到伤害，他才觉得痛快。如果你想让他给你特殊的帮助、无止境的帮助，那……也有办法。”莎维加稍稍停顿了一下。“如果你办得到，往后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，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。”

索拉万微微一扬眉毛，他不敢相信这是从莎维加口里说出来的话。

“我没有妻子……就是有，我也不会那么狠心，把自己的

040340

妻子当商品……”

“要那么说，就……大概就别指望超迁喽！”

索拉万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已经精疲力尽了。”

莎维加微微一笑。

“供你考虑和选择的时间还很多，也许……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事情做成了也说不定呢。我是没有退路了，除非我从此自甘冷落，象一般人一样，自己去寻求小小的幸福。可是……”莎维加停住话头，眼睛看着索拉万。

“我正听着呢。”索拉万让她继续说下去。

“你也知道一般人的经济状况现在糟到什么程度。要是叫咱们也象他们那样过生活，咱们也许受不了，因为咱们没受过那个苦，比不过人家……唉，坤图起来了！”

莎维加向薇图点点头。这位公馆主人穿一身青衣，正向这边走来。

薇图脸上毫无表情，和索拉万讪讪地对视了一眼，就对莎维加说道：

“喝咖啡去吧！”然后才招呼索拉万：“走吧，坤索！”

“你觉得我讨厌了吧，坤图？昨晚上东倒西晃的，太不象话了。”

“唉！可别这么说，我还想让你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呢，要是坤查纳不见怪的话。”

“不会怪的吧？我和他在一起都腻烦了，不常见面的，就是我回去了，他也不回去。”

“这样的事多着呢。”

“大概很多，只是咱们不知道。”

“乃”望着由于极度伤感而啜泣不止的莎维加。

“您厌弃我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乃”慢慢地吸着雪茄，把雪茄从嘴里拔出来之后，才说道：

“莎维加，你可是从来不说这种话的啊！”

“可是……您厌弃我了。”莎维加又强调了一句。“您已经不关心我了。”

“这就是女人啊……”“乃”喃喃地说，“怎么样你都免不了要把女人气带到我这里来的。”

“女人就得永远都是女人嘛！要是性情和男人一样，做事也和男人一样，她就不是您想要来往的女人了。”

“但这阵子我正烦得慌，有些人我治不住她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你知道是谁。”

莎维加思索了一下，才恍然大悟。

“喔！您何必跟她一般见识呢，我看一点儿都不值得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逞强……比如一样东西，象我这样的人应该买得到，当买不到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您要是总这样想，您就什么都不用干了……您怎么不想想呢，有些时候您也是需要这种人的啊。”

“我把那个孩子——那个女人的话装到脑子里，你说可笑吗？”“乃”笑了笑，又说道：“她好象为民请命似的，本来少不更事，却自高自傲、自炫其能，真叫人好笑。”

“那您就更不要理她了。”

“我也想尽量别理她，可是怎么也放不下。”

“您想知道我的事儿吗？”

“喔，有什么事儿就讲吧！”

“乃”倒在一张极其舒适的外国大躺椅里，莎维加坐在他跟前的地毯上，两只手在他腿上轻轻按摩着他说酸疼的地方。

莎维加把昨晚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。

“噢！索拉万也在那儿住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莎维加回答。“这两个人大概怎么也拆不开了。”

莎维加象神差鬼使似的说出了这句话。她心里很明白，如果有朝一日看到薇图和她一样，她一定会感到很痛快！

“乃”把眼睛微微一眯。

“可是，我还不能肯定索拉万他……也会象你丈夫那么狠心。”

“乃”总爱取笑他那些女人的丈夫——名分上的丈夫和实际上的丈夫，刺痛她们的心。

“难道你不知道我正在当一名实验员吗？除了我的这些实验方法，任何先进的科学仪器都无法测出某些人内心深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我的方法一用一个准儿，用不着再用别的方法验证了。”

莎维加低头不语。

“让他继续赚他的钱去吧，莎维加。”“乃”轻轻地抚摩着莎维加的香肩。

“可是……您还没回答您是不是厌弃我了呢。”

“这也在凭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让我厌弃你啊？”

莎维加默然不答。

但她却合掌在“乃”的胸脯上叩拜下去。

“你从来没叩拜过我，所以你也不必勉强自己。”“乃”制止她。“莱通才是这样叩拜我呢。”

莎维加这才露出笑颜。

“您真是非凡的男子！您把同您有关的人分成几种类型啊？”

“去把酒拿来！”“乃”心情好起来，微微一笑。“说实在的，近来我忙乱得很，国事家事，这个事那个事……堆积在一起，我操心操得头发都要白了。”

“因为您是这么多人的靠山，您自然得这样操心劳神的。有的人关系不到几个人，还忙乱得要死呢。”

“如果我控制不住自己，大概也得发神经病。看见你，你也哭天抹泪地说我厌弃了；看见帕莱或莱通，她们也怨气冲天地说我厌弃了。你们谁都怕自己失宠，可你想没想过我自己也有‘失宠’的那天啊？”

莎维加走去给“乃”斟酒。酒瓶就在不远处柜台后面的小推车上。

夜象往常一样寂静，查纳·西瓦也象往常一样坐在外间等候着。

莎维加走回来跪下把酒进上。

“敢跟我打赌儿吗，您？”

“什么事儿打赌儿？”

“索拉万跟薇图。”

“赌什么啊？”

“您说他俩能上钩儿吗？”

“也……有可能吧……”

“乃”笑咪咪地思忖着。

“您在想什么呢？”

“乃”笑得更甜了。

“随便想想而已。”

“想的什么啊？”

“我正在想：要是那个女人爱那个男人，并且结了婚，会发生些什么事情。”

“您说的是坦娣佳跟索拉万吗？”

“乃”点点头。

“这两个人可大不一样！”莎维加说。

“正因为大不一样，我才乐意想。如果都一样，想它就没意思了。”

“这两个人好比两种东西，一个是固定不变的模式，另一个是可伸可缩的。”

四十五

汽车停在银行后面，坦娣佳和帕塔拉从楼上下来等在那里，看见亨恭远远地走了过来。帕塔拉用胳膊碰了一下坦娣佳，说道：

“近来你父亲怎么总阴沉着脸啊，坦娣？好象很不愉快似的。”

坦娣佳觉得女友说得很对。因为近看时，父亲的气色比以前灰暗多了。坦娣佳也许没注意到，也许因为天天同父亲生活在一起，便忽略了这个变化。

“真的，我爸爸越来越郁闷了，也许思虑过度……”

“象你父亲应该很幸福了。孩子都大了，达^①瓦早晨自己去上学，晚上就回来，用不着接送，也没什么要操心的。你自己每星期六、星期天都出去，父亲哪儿都不去，你怎么不让父亲也出去散散心呢？”

① 冠于同辈或幼辈名前，表亲切。

坦娣佳不禁要笑出来。

“看你说的，好象我不让爸爸出去似的。你也知道我爸爸的脾气，哪儿他都不愿意去……”

这时亨恭已经走到跟前，脸上露出一丝浅淡的笑容。

“等很久了吧？”

“刚一会儿。”帕塔拉回答。

说话间都上了汽车，三个人每天都是这样同路而行。

“刚才维欧说看您不怎么愉快……”汽车开动之后，坦娣佳寻找话题聊起来，以免大家闷头不语地坐到家。“倒不是说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而是因为工作紧张。”

“没啥关系，已经老了。”亨恭不以为然地回答。

“大叔，您可不能那么想啊。”帕塔拉说。“人生在世，痛苦够多的了。只要是能使身心幸福、既不妨害自己也不妨害别人的，就应该争取它。是吧，大叔？咳，”说着她伸出手去捅了一下在前头和父亲并坐的坦娣佳的肩头，“我这不是圣人门前卖经吗！坦娣你也不邀父亲出去散荡散荡。”

“哪儿我都不想去，还是在家看书、看花草树木有意思。”

“要我说，您光看书和花草树木也许还不够。”

“那得怎么样才算够呢？叫我也象人家那样到处跑去吗？我可不干，也不会。”亨恭在“人家”一词上加重了语气，显然是有意的。

“大叔啊——”帕塔拉拖长了声调笑着说，“您真是个好男子，不把家庭以外当回事儿。可是……如果您再适当活动活动，那就更好了。我那些朋友的父亲中，只有您最好，我经常和他们讲起您。”

“有时我也想出去走走，但不知到哪儿去。”

“吓！大叔，只要您想去，可去的地方多得很，还是您懒

得去……坦娣也不劝劝。”

坦娣佳见父亲高兴起来，不禁笑说道：

“我爸爸多犟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亭恭也跟着笑起来。

“我爸爸拗得很，偏执得很。”坦娣佳诙谐地讲着父亲的脾气。“他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我们也不想勉强他。他什么时候高兴起来，想上哪儿去就自己提出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也强迫不了我爸爸。”

“是不是应该这样啊？要是谁都可以来强迫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自豪的呢？人的自豪就在于自己用理智决定一切，而不是屈服于别人的镣铐，或者被别人的套索套住。”亭恭非常自信地回答。

“就是啊，所以我才说象您这样的人，别说百里挑一，就是千里万里，都难找到一个的。”

“可是，象我这样并不好啊，谁都不喜欢。”

“只要我们自己心里畅快就行。”

“我只服那种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别人、让别人自己进行抉择的聪明人。我不知道什么叫胁迫或投机，不管什么事，我都不理会那一套。”

“您是个刚正不阿的人。”

“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有时过分，人家都不喜欢。”

“应该象您这样，我不喜欢谁都能收买去的那种人。”

“好啊，女的更应该有这样的骨气。”

亭恭说到这里，心里觉得很痛快。他知道自己近来没有什么幸福，甚至可以说食不甘味、寝不安枕。

一个家庭，如果主妇跑到外面去做事，而把自己的职责推给别人，甚至交给仆人，亭恭很不喜欢这样的家庭。自从结婚以来，妻子一直服侍着他，他已经习惯了。所以，当坤娣姬对

家庭主妇的生活产生厌烦情绪，也要挣脱出去开开眼界的时候，亭恭便看作是家庭中的严重“变化”。

尤其坤娉姬的那几个朋友，都是亭恭信不过的女人。

帕塔拉下车之后，坦娣佳对父亲说道：

“咱们到外府去玩玩儿好吗，爸爸？象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咱们应该休息休息。好久没到幽静的地方去呼吸新鲜空气了，总在曼谷市里转游，就象在没完没了的事务里转来转去一样。”

“我呀，总想着咱们还欠银行一笔债，想先把这笔债还清，等有点儿积蓄了，愿意到哪儿去消遣都可以。可是……现在看来，显然是等不及啦！”

“其实，”坦娣佳敬畏地说，“我也挺同情妈妈的……她爱您，也很爱达瓦和我，这都是事实。但是，人如果做什么就一辈子总做什么，也会觉得腻烦的。我看咱们还可以补救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，只要……随和点儿就够了。”

“你以为现在你妈妈眼里还有我吗？”亭恭的语气里流露出无法掩饰的伤感。

坦娣佳觉得父亲很可怜。

她明白：父亲的性格也是促使母亲开化过甚的根源。

可以说亭恭是个不懂得什么叫温存的人。尽管他有许多优点，但从他口里吐出来的话语，不但不能使心中不悦的听者云开雾散，反而会使紧张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加剧起来。

年轻的坦娣佳常常感到“人有口才，金石为开”这句话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。

坤娉姬并无犟脾气。但是，现在几乎也变成了谁都劝不回的犟人，这同亭恭的言语相激很有关系。

亭恭对坤娉姬有时很冷淡；有时言词生硬，坤娉姬听了很不顺耳；有时则连嘲带讽。

“好吧，你爸爸要是不醒腔，以为我得给他当一辈子奴才的话，我就叫他明白明白！一个人要是不知道将心比心，是没有谁会生来就为他活着的……”

现在，坤娟姬每天都往外跑，直到做晚饭的时候才回家。坦娣佳下班回家，常常发现母亲的嘴上还有唇膏的残痕。

父亲同母亲之间的不睦，给坦娣佳带来了不快，甚至带来了痛苦。

母亲向来尊重她的意见，如今也变得固执己见了。

“你想随你爸爸就请便吧，别来跟我费话！”

坦娣佳也曾要求父亲尽量理解她的母亲，但她得到的回答却是：

“我对她已经够好的了。我是个好爸爸，是个好丈夫，还要我怎么样呢？都快老白毛了，如果自己还不知道自爱，别人也没办法。”

这等于双方各持己见、各行其是。

“爸爸！”坦娣佳觉得自己的眼圈一热。人长期生活在一起，深知对方的性情，这种相互了解有时却也有它的副作用。

“我妈妈她是很爱您、很尊重您的。但是，她也许是爱新奇，羡慕她那些朋友和图姨，很容易受她们的影响，赶巧您又不那么变通，所以妈妈的火气就上来了。”

“不是那么回事儿……她已经老了，不应该象个小孩子似的！”

坦娣佳没作声。

她想：在事业上学识渊博、智慧超群的男子，并不通晓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需求。尤其不能通晓与自己共同生活的女性的心理。

因此，女方便要随顺男方，便要理解、体贴男方。